

全球中东棋局：地缘、能源和政治的三重博弈

不止一次在现实主义科幻故事中，中东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极端势力控制了部分国家政权，由于无法直接同西方交火，他们攻击以色列并在一些亲西方国家的主要产油带扔下了“脏弹”，核放射物质沾染了中东的石油供应，令全球经济陷于崩溃……这究竟是梦魇还是现实？中东，这片充满了伊斯兰教神秘色彩的地域，因其丰富的石油储量百年来变得如此不平静：争端、战火、全球财富无不与之紧密相连。

进入2012年，作为全球列强注目的地方，因叙利亚、因伊朗、因波动的油价，中东蒙上了迷幻色彩……

邵宇

中东国家大多因为历史路径形成独裁，民主进展有限。在金融危机第二波中，独裁政权的承诺或其社会契约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因此激发了以民主求民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但中东民众自发的民主进程在外力干涉下，在缺乏足够成功路径和先例以及充分的备选方案之前，引发的更可能是内战和极端派别上位。

叙利亚燃点民主冲突 中东政治局势随时升级

从突尼斯一名小贩自焚开始引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是近代中东第一次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运动在各国的激烈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影响的广泛性却远超各方预测。这一次中东运动的主力群体是年轻人，诉求则是要求政治权力变更的革命。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都先后倒台。抛开民主和宗教因素，这次中东动乱从爆发到传染，其纽带无疑是民生上的。全球视野来看，这次中东动荡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后遗症——实体经济减速致使民生下降，而滥发货币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又加剧了这种痛苦。

目前的焦点是叙利亚，叙利亚政府对反对派的镇压、宗教人口结构和年轻而缺乏执政经验的小阿萨德都是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危机随时都会进一步升级。叙利亚的地缘重要性，决定了叙利亚的内部争斗不仅仅局限在国内，甚至牵扯到整个中东格局。如果叙利亚失控，中东将会陷入全面混乱。

众所周知，叙利亚背后是伊朗和俄罗斯。伊朗与土耳其相倚组成“什叶派新月带”，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曾经共同的敌人以及共同宿敌。另一方面，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仅存的盟友、俄罗斯武器在全球范围内的三大买家之一，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现在是俄罗斯海军在前苏联地区以外唯一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迄今已运作了40年。因此，由于利比亚的前车之鉴，俄罗斯直接把航空母舰开往地中海，直接充当大马士革的保护者，大国干预的博弈格局正在形成。

关键性大国伊朗核计划 最大的地缘隐忧

伊朗的核力量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就有基础，对共产主义的担心使伊朗巴列维王朝和美国走到了一起，1957年双方签署了协议，1967年美国向伊朗提



供了一座位于德黑兰大学旁边的小型核反应堆。70年代，伊朗先后到联邦德国、法国寻求先进技术，截至1979年，伊朗从美国购得核反应堆8座、法国5座，联邦德国建设的2座核反应堆也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完全颠覆了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他提出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思想也反映出地区霸权的野心——即使再强大的敌人也会被伊斯兰力量征服。

这种动力下，核武器成为了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标识之一，核问题也就进一步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否持续、怎样持续的问题。进一步看，伊朗核问题也是中东地区的什叶派风险一个缩影。针对伊朗，西方已从经济、军事层面施压。但伊朗在推进核计划方面没有任何让步，并在今年1月1日再次获得突破。预期伊朗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因为伊拉克的教训就在不远，伊拉克不是因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遭到进攻，而恰恰是被发现没有核武器时才被“致命性”打击的。伊朗是美国中东石油和地缘版图上最后一个无法驯服的对象。

美国在大选之年和撤兵伊拉克之际，我们预测美国自身不会轻举妄动，但很可能通过代理人发动袭击，并引发连锁反应，这是2012年最大的地缘风险。

供给缺口和运输通道露风险 中东制约全球经济

利比亚事件已为全球石油供应能力

做了一次压力测试，结果基本合格。利比亚的原油主要出售给欧洲的石油公司，占其石油出口量的85%。2010年利比亚对国际能源机构（IEA）成员国的出口量为120万桶/日，其中超过30%出售给意大利。而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也是重要买家。为稳定油市，利比亚动乱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马上启动已有的预备产能完全能应付利比亚供应减少的冲击，而这些主要位于沙特的370万桶/日的空余产能很快被部分启动了。IEA也宣布，当必要时随时准备启动应急机制，这缓解了2月底险些失控的油价上涨。

整个OPEC的空余产能在2008年全球危机后就处于海湾战争以来的相对高位，2011年1月OPEC空余产能为523万桶/日。在极端假设下，即使利比亚和其邻国阿尔及利亚完全停止对外输油，OPEC其他成员也能完全覆盖供给缺口。但如果伊朗出现问题，那么国际油市将迎来一波明显的上涨。但这并不是麻烦的全部，从运输角度看，OPEC成员国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在可预见的未来，海运将始终是原油长途运输的主要方式，石油运输管道受客观条件限制较多，中东的地缘优势在石油运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东局势再次恶化的话，运输风险将是石油价格再次上行的重要触发点。

影响全球石油贸易的七大运输“咽喉”中，有四个集中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产油国通过这几个咽喉海峡，

将石油输送向世界各地。中东地区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及波斯普鲁斯海峡四大水脉的石油流量占据了世界石油总量的近七成。这也是海湾国家的政治动荡对美国 and 东亚国家来说“难以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来看，替代路线有这样几条：一是在沙特国内，联通波斯湾和红海的主力“东—西”管线，输油能力为480万桶/日，这条管线可以运输波斯湾的石油，穿越沙特阿拉伯，抵达红海的延布港，前段时间为了补充欧洲由于利比亚动荡而失去的石油供给，该通道实际流量已经大幅提高。二是输油能力为165万桶/日的伊拉克管线，该管线可以将波斯湾和伊拉克的石油向北泵送到土耳其的杰伊汉港，但该管线目前处于维修状态，通行风险相当高。另外，输油能力为50万桶/日、终端为黎巴嫩的泛阿拉伯管道也可作为替代路线，但该管线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所以，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能够利用的替代航线和管线寥寥无几。

我们预计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将在100美元左右波动，布伦特原油（BRENT）在此基础上溢价不超过20美元。但是地缘极端事件一旦发生，供给端将迫使油价突破150美元。这将引发第四次石油危机，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衰退，中国美国首当其冲，替代能源最终成为潮流。（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背景 | Background |

中东：是世界油库”更是“破碎地带”

中东（Middle East）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形成于16至17世纪的英法等国东扩过程产生的欧洲中心论。狭义的中东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土耳其、伊朗、塞浦路斯和阿富汗18个国家。广义的中东还包括北非。一般说的中东就是包括北非的泛中东概念。

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独特的地缘政治、复杂的利益纠葛、悠久的历史冲突、不同政治流派的思想激荡等因素都成为地区局势瞬息万变的原因。也正是这种复杂的文化冲突、宗教特点、地缘位置和石油资源，导致了中东长期的区域内冲突和区域外干涉不断交织，让其成为了全球版图中的“破碎地带”。

中东地区地缘战略意义十分突出，被称为“五海三洲”和“四峡四湾一河”之地。它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环绕它的国际水域有黑海、地中海、里海、红海和阿拉伯海；它还控制和影响着苏伊士运河、黑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三大国际水道。中东地理位置险要，沟通中东水域的波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都是扼守国际航道的门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和瓜达尔湾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境内的苏伊士运河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两大水系，与巴拿马运河并称全球两大运河。

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中东既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还是全球穆斯林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在中东生活着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突厥人、库尔德人等诸多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民族、文化和宗教冲突越来越复杂。现代历史中，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是中东民族问题的核心，巴以区域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动荡不安。近年，以不可调和的领土矛盾为核心的巴以矛盾逐步取代阿以矛盾。

在冷战背景下，两伊战争爆发；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展开了与异族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人争夺海

湾霸权的八年战争。此外，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库尔德族的独立问题也是中东地区新的民族冲突焦点。伊拉克战争导致其境内库尔德人政治地位提升，形成了对土耳其和伊朗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迫使土耳其和伊朗两国放弃前嫌，携手打击库尔德人。

经济上，中东在全球陆地面积占比不到8%，却储藏了占全球54.4%的石油，被称为“世界油库”。这是中东富裕的基础，也是不幸的根源。1901年，英国人威廉·达西（William D'Arcy）在波斯湾找到石油后，中东惊人的石油资源逐步被发掘出来。出于各种目的，外部势力干涉严重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和正常发展。五次中东战争以后，中东完全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石油对美元标价后，中东逐渐变成了美元的殖民地。

在197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石油危机冲击认识到石油重要性并大举进入中东前，中东地区的民族冲突很少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近代中东的民族冲突——无论是美国扶持的犹太以色列政权，还是以教派冲突为幌子的两伊战争，都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更不用说美国直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中东是典型的资源国集团，他们输出油气，换取石油美元，为国际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脉，那么中东就是全球工业最大的造血地，每次中东局势的动荡和OPEC的行为都迅速影响油价，并进一步波及实体经济。

从金融危机后到后危机时代，在全球此起彼伏的积极政策下，油价似乎脱离了实体经济，与热钱共舞起来。但2011年1月开始的此起彼伏中东地缘政治事件又将人们惊醒：中东仍是石油世界的主角。（信心 整理）

世界各主要地区 石油储量占比



的占比一度从71.2%下跌到40.9%。资本主义世界不得不开始认真而积极地寻找非中东油源。石油开采的高利润导致全球油井遍地开花，整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都在找油，并跟高企的通货膨胀斗争。OPEC其后在全球石油生产和出口中虽仍然处绝对优势地位，但份额却从未恢复到石油危机前的水平。

虽然有观点认为海湾战争触发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其实不然。在海湾战争期间，以2009年不变价格计量的油价上涨幅度远不如前两次危机，对实体经济

的冲击有限。更重要的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石油区域开放了，前苏联解体后国际能源市场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中东——里海地区作为世界产油分中心地位的确立。前苏联解体前，里海是其内海，该地区均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受到统一的政策调配。前苏联解体后，代之以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兴起，里海变成了一个受多国控制的地位未确定的开放海域。中亚——里海地区蕴藏的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了各大国猎取的目标。（信心 整理）

本版资料支持：东方证券研究所 翟超/制图

中国的软肋与积极应对

邵宇

中国作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国，从1994年开始，中国就一直石油净进口国，而且对外依存程度越来越大：早在2007年，中国石油消费中净进口所占比例就超过了50%的红线，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高达55.6%，并且仍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在本国石油生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中国未来因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而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将不断撕大其石油缺口。预计到2015年这个缺口为1090万桶/日，而在2030年间将达到1670万桶/日。根据权威机构的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赖程度最高可能达到76%，中国能源研究所的预测相对比较乐观，但比例也将高达62.5%。

石油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甚至是综合国力提升的软肋，而这只是我国未来面临的能源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预测，在2008年至2035年间全球新增一次能源需求中有32%来自中国。虽然目前中国一次能源消耗中较大部分仍然来自煤炭，但由于中国石油资源的相对贫乏和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石油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到2035年，中国能源年需求量将增加36%，而同时石油的年净进口量将增加89%。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链接 | Link |

冲突激化引发世界三次能源危机

当中东局势不稳时，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情绪将必然反映到石油价格上。当石油价格快速上涨时，会严重影响下游实体经济，引发石油危机。与战争和金本位并列，石油价格是为数不多能够引发全球通胀的因素。石油在现代经济和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储产地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其价格对于中东局势变动一度非常敏感。

过去100年，期间国际油价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其中有三次急速上涨，而其后紧接着的就是实体经济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是典型的中东与西方民族冲突的外化的结果。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飞涨。当时原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直接造成了西方的能源危机，在OPEC石油武器的打击下，毫无防备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被终结。

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协调下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IEA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两点应对危机的对策：首先，节流开源，即制定

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及分布



各成员国能源节约计划，减少能源消费量，加速开发新能源，实现能源独立。其次，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石油储备并制定了分享石油储备应急计划。受到教训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保障其石油安全构筑起了防线。

但其后中东局势的发展还是超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预料。美国在卡特总统执政时期，改变了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最终让位于万斯（Vance）的自由主义。来自民族与宗教的野火波及了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原来美国为了抵御前苏联而培养的坚定盟友伊朗王国，最终被1979年爆发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前苏联看到了染指波斯湾的机会，旋即发动了阿富汗战争。重要产油国政治事态的失控导致石油供给大幅下降，西方在伊朗的石油资产湮灭后，石油库存和空余产能的缓冲被轻易地冲破了，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17美元大涨到35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了。